

《大水》

流浪多年後某夜，雨聲成真
次日我乘著氣筏
划過及胸水位與半個城市
來到舊時住所

你已不知去向
(或許你的髮絲正在下水道裡
水草一般招搖)
只剩帳單、賣場 DM、日曆，以及
整包未拆的信封漫漫浮著
此時我潛入水底
發現一枚戒指色澤黯淡
緊緊嵌在皺紋般的牆縫中。

《四月一日》

日光如時間之指，透過紗窗
撫觸著桌上相簿裡
已忘記何時在陽明山拍的照片
除了回想找出答案
已大致擬好今日行程：
出門午餐，順道買一朵海芋
接著用整個下午猜想
需要多久它才會死透
但或許也不，畢竟
今日是四月一日——

稍早我從夢中醒來
驚覺你竟已很久不在身旁。

《襪子》

生活已無可期待
猶如我每日回到家
一脫即用的臭襪
在磁磚上冷冷凝視
那攤坐電腦前之龐然大物以及
閃爍不定的光線

雖可洗淨
卻無法避免汗漬、污垢、
酸腐氣味等齷齪一再重複
直至靈魂破洞
有人以黑包圍我們
並且瞬間勒緊束口。

《戰火》

照例，燃燒太陽的戰火即將熄滅
傷兵們疲憊又執拗地在沈默的陰影下
與自己的繃帶拉扯，並且各自揣想
傷口的來由，以及種種可能救贖如
新聞、網路、以及咒罵政論節目主持人等等
而其中一人思緒如蟬聲驟止
飄落屋前的枯葉
正當他鼓起勇氣
推開盡頭那扇半掩的材扉
一輛公車準時靠站
車身剛洗
閃亮有如高科技儀器。

《產夢》

他無法阻止自己如嬰孩般哭泣
當光再次將手伸進夢的產道裡